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十辑

• 新诗卷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辑·新诗卷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10辑, 新诗卷 / 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077-4117-9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018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4.2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6.00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张桃洲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目录

[青年学者沙龙]

“诗歌的声音——中青年国际学者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 \1

[论文索引]

2010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黄 琪 庞 冬 李俏云 闫 文\9

徐志摩研究资料索引（1923—2012年）

..... 董延武 朱林国 应 晓 孙晓姪\78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新诗著作叙录（2010） 刘福春\139

[学术会议综述]

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

——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徐 玥\180

“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 玥\188

文体、历史和当代视野中的中国散文诗

——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培浩\198

2012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会议综述 亦 风\207

目 录

[专题:吴思敬诗学理论研究]

星河望尽证诗心……………子 张 \234

智者魅力,长者情怀

——论吴思敬教授的诗学贡献…………… 龚奎林 \237

新诗现代化历程的和谐与融合……………[韩国] 金慈恩 \243

持守常识,鼓励探索

——论吴思敬的诗歌评论…………… 王士强 \251

同路人和持灯者

——吴思敬先生之于当代诗歌…………… 陈 亮 \261

先生之爱…………… 龙扬志 \268

[专题:诗学对话]

骆英《小兔子》、《第九夜》恳谈会记录…………… \280

[书 评]

整合、构建及个体的发现

——评孟泽的《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 张立群 \301

“群峰之上正是夏天”

——评《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 李海英 \308

哲学和诗的双重观照

——读《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 李建平 \311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读张立群《阐释的笔记——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1978—2010)》…………… 王士强 \317

[学术会议与活动]

诗人树才在诗歌中心举行讲座,

法国大使馆赠予珍贵诗棍…………… 新榕榕 \321

“骆一禾诗歌研讨会暨《骆一禾的诗》出版发布会”

在首师大举行 闫 文 \323

中国人民大学张洁宇副教授在

首师大诗歌中心举行讲座 钱 娜 \325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贺麦晓教授在

首师大举行讲座 石 豪 \327

法国诗人杜麦在首师大中国诗歌

研究中心举行讲座 徐 玥 \329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法国高校和学院展开

多项学术交流 马 赛 \331

北京大学姜涛副教授在首师大诗歌中心举行讲座 那 与 \334

“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召开 霍俊明 \336

首师大第八位驻校诗人徐俊国入校仪式在京举行 安 澜 \339

首都师范大学孙晓娅副教授在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讲座 钱 娜 \341

“詹福瑞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陈 曼 \343

“2011年中克诗人互访交流项目”圆满结束 孙晓娅 \345

[纪 事]

2010年新诗纪事 李润霞 薛媛元 \348

“诗歌的声音——中青年国际学者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

作为首届北京国际诗会的其中一项重要议程，2011年11月23日下午，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诗歌的声音——中青年国际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首师大国际文化大厦召开。来自克罗地亚、马其顿等中欧地区的中青年诗人与活跃在当下中国诗坛的二十余位诗人、诗评家围绕“诗歌的声音”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会议由首师大诗歌中心专职研究员孙晓娅副教授和兼职研究员、诗人树才联合主持，诗人明迪担任此次研讨会的翻译。

孙晓娅致辞：首届北京国际诗会缘起于中克诗人的文化互访，克罗地亚作协派出了他们当今最优秀的青年诗人来京参访，诗人明迪也在马其顿诗歌节认识了诗人弗拉基米尔，并邀请他来北京参访，由此形成了召开首届北京国际诗会的因由。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是给国内外中青年诗人创造交流碰撞的对话机会。希望接下来的对话有效而紧密。

我想首先介绍三位欧洲诗人：他们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寇·波伽查（Marko Pogacar）、伊万·赫策格（Ivan Herceg）和来自马其顿的弗拉基米尔·马丁诺夫斯基（Vladimir Martinovski）。下面请各位与会的诗人、学者进行自我介绍，他们是胡续冬、吕约、西川、王家新、敬文东、莫非、西渡、张桃洲、李润霞、张洁宇、姜涛、张光昕、王东东、冷霜、徐俊国、李贞玉（韩）。

树才：召开这次研讨会是为了互相倾听对方的声音，分享各国诗人对“诗歌与声音”这个话题的看法。诗人写下一首诗是沉默的，但是他的声音就在这首诗中，今晚的朗诵会会证明，沉默在诗中的声音会更加直接和动人，现代诗歌的困境需要诗人从对声音的敏感和贡献中找到一条出路。三位诗人远道而来，请其中一位先发言，然后再与中国诗人就今天的主题“诗歌的声音”或“诗歌与声音”进行对话。

马寇：通常情况下，我不会给自己的诗歌加注解，因为这样会因

掺杂了一些诗歌之外的元素而使诗变得不再纯粹。诗歌的声音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的物质的声音，一种是表达诗意的声音。提到这个话题，使我想到了法国诗坛曾经有一段时间盛行过“有声诗歌”，这种诗歌形式的创始人把诗歌的声音划分为物体的声音和转达意义的声音，我在阅读他本人的诗作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在把诗歌当作乐器来用，直接挑战文字本身，把它视为语言之下的最小单位，并用录音设备合成声音。由今天的会议主题，首先让我想起诗歌的声音与诗人创作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但我想打开另一层讨论空间，即单纯的物质的声音对诗歌的意义。

树才：法国的“有声诗歌”实际上是诗歌界为挽救诗歌读者、听众的一种努力。

马寇：确实，法国诗人一开始是有想挽救诗歌受众的初衷，但随着对这种诗歌形式的长期深入推广，最后走向了实验性，再次流失了读者。

西渡：这种诗歌只是录音，没有文本？

马寇：他们是把声音和文本重叠到了一起。

西渡：是不是把人的哭声、笑声等非文字的元素混合在一起？

马寇：他们表达的是抽象的声音，背离了音乐的意义性。

树才：弗拉基米尔，你在巴黎三大念法国文学博士，研究诗歌和绘画艺术的关系，能谈谈你对法国当时盛行的“有声诗歌”的看法吗？

弗拉基米尔：思考“诗歌与声音”，首先应该如马寇之前所谈到的要进行一点区分，一种是身体、生理、物理的声音，它对于每个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就是诗歌的声音，它对于每个诗人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古往今来诗人们总要聚集在一起举行诗歌朗诵会呢？我想可能是他们想在同一时空下听到一个诗人身上的这两种声音。还有第三种声音，可以称之为“听者的声音”，这是听众在聆听诗人朗诵时自身的声音。当代诗歌进入了录音时代，很多诗人可以将自己朗读的声音录制下来，甚至可以出版有声读物或者将自己的朗读录音上传至网络，与诗歌爱好者分享。由于当代的先进技术，获取声音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

谈到诗歌与声音的关系，就不能不谈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古希腊根据声波的振幅来定义声音和音乐的区别。虽然古希腊的诗歌没有以声音的形式保留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诗歌中有关声音的文字感

到他们对声音的关注。

西川：我对东欧诗歌怀有很高的敬意，我想问弗拉基米尔，你是如何让自己的诗歌不同于法国诗歌，或者说你是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消化法国诗歌的？

弗拉基米尔：我在自己的诗中融入了马其顿传统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并加入了一些实验元素。

伊万：对我来说，声音具有双重性，我个人对诗人自身发出的声音更感兴趣。我没有音乐学习的背景，在诗中更喜欢使用意象。

马寇：我虽然提到声音的二重性问题，但于我个人而言，更看重纸上的文字，它们可以激发心灵与书写之间的关系。

树才：伊万把话题从声音转到了传统的形象上。但我想，声音之所以同样重要，是因为沉默的文本和有声的现场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王家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诗人对东欧和俄国诗歌感到非常亲近。提到诗歌与声音，我想到今年9月我去贝尔格莱德参加文学节，受邀的诗人们被安排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大剧院的露台上对公众朗诵——那可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米洛舍维奇当年就是在那里对示威人群发表讲话时被轰下台的，现在，这里发出了来自诗歌的声音。当然，面对那样一个喧闹的广场进行朗诵，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这件事说明，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诗歌都被视为一种声音。虽然中国重视诗歌的意象，但在根本上还是将之视为一种声音。我相信，真正的诗歌不借助表演依然可以直抵人心，它具有这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上周末我曾在北京的一个外国学校对一群外国中学生孩子朗诵我的一首名为《和儿子一起喝酒》的诗，我的翻译，是一位女士，她念的时候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想这也证明了诗歌确实具有进入人心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感到这种力量，或者不再相信这种力量，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写诗了。我很高兴在这里同来自克罗地亚的诗人见面，前不久，克罗地亚的一个电台栏目朗诵了我的20首诗，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

马寇：这个电台栏目自南斯拉夫时期起已经创办了40年，对当地的诗歌界来说非常重要。

王家新：我很好奇自己的诗被翻译成克罗地亚语后，再被朗读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般来说，中国电台、电视台的诗歌朗诵我不喜欢，那是一种官方的声音。在中国，真正深刻、真实的声音只有通过

诗人的朗读才能表达出来。

树才：中国官方的诗歌朗诵发出的是一种美化、高亢的修饰性声音，这使得关注中国诗人如何朗诵好自己的诗歌变得十分必要，它对缓解长期以来政治话语给诗歌带来的压抑有着特殊的意义。

王家新：另外我还觉得，诗歌即使不朗诵出来，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弗拉基米尔：在欧洲的诗歌传统中，诗分两种，一种是罗马诗人赫拉修以意象为主的强调视觉艺术的诗，另一种是以声音为主的诗。在当今的马其顿，有一个 103 电台，在这里，青年们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自己最喜爱的音乐的伴奏下，公开朗诵自己的诗作。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网站，诗人们既可以在那里展示自己的诗作以及以此为底本的译作，也可以上传自己用母语朗诵的录音，他们不允许演员们来朗诵自己的诗。朗诵确实给诗歌本身添加了很多节奏、音韵层面的意义，它放大了诗歌本身。比如当我在网络上听到了保罗·策兰朗诵自己诗作的原声时，就感到很震撼。

王家新：正好我在翻译保罗·策兰。我也曾多次听过策兰朗诵《死亡赋格》这首诗的录音，我觉得这对我将其译成中文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比如全诗最后的重心“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这一句，策兰在读这最后一句时，在“苏拉米”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最后以一个若有若无的“斯”，意犹未尽地结束了全诗。这样的朗诵，最后把我们带入了无限的沉默。

吕约：诗歌的声音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听了之前几位的发言，我将它分为了两个层面：三位欧洲诗人谈到的是真正属于诗歌，甚至具体到某个诗人个体的声音，可以说是还声音于声音，包括音响效果、节奏韵律和诗人本身朗诵时发出的声音。我在看到这个话题时，想到的是另一个比喻意义上的声音，是一种在话语哲学层面上公开表达的思想意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声音变成了话语场里争夺话语权力的工具。当声音进入公共领域，听者就会关注“谁在说”这个问题，其次就会关注“说什么”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应该意识到是诗在说，而且它是从现实的语言转化而来，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经验、特质表达出来。我曾问过一位不写诗，但偶尔会阅读诗歌的人这样一个问题：你期待诗歌带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声音？他回答道：我期待诗歌发出一种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进入事物核心、发现世界秘密的声音。准确而迅

速是他心中对诗歌声音的期待。

马寇：我觉得一首诗并非一写完就进入了话语场，而需要在唤醒读者心中的某种声音后才能确认其存在的意义。

西渡：我对弗拉基米尔之前提到的第三种声音，即读者的声音，很感兴趣。读者对诗人的声音有一种想象，这种读者的声音和诗人在诗中想传达的声音有一定的差异。明迪刚才说听过一位诗人的声音之后再翻译其诗作对她来说是有所助益的，但就我本人的阅读经验而言，熟悉某个诗人的声音会对我的阅读产生某种障碍。诗歌的声音毕竟不同于生活中的声音，它是一种超越物质噪音、更加微妙丰富的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对诗歌来说可能更加重要。

弗拉基米尔：我赞同你所说的有关阅读障碍的观点，有时熟悉了一位诗人的声音后，确实会更注重一些细微的地方，而这反倒会使听者忽视了更加重要的诗意。

冷霜：在和外国诗人的交流中，我印象较深的是，英语世界中有着十分悠久深厚的朗诵诗歌的传统，而且他们经常把诗歌和戏剧联系在一起，使朗诵中包含着表演的成分。这在我们新诗的传统中是很少见的，这让我很感兴趣。

刚才大家提到诗人肉体发出的噪音和诗歌通过文字建立起来的内在的声音，在我自己的朗读经验里，一直以来对朗读这种形式都会有一种轻微的不自在感，多少觉得自己实际的生理上的声音对于我想表达的内在的声音是一种干扰。如果进行反省，在我的观念中，似乎文字要比声音更重要、更纯粹，但在西方的诗歌传统中，朗诵的生理声音是诗人内在声音的一种直接在场。我感到确实应该重新思考朗诵，尤其是诗人自身的朗诵对于现代汉语诗的意义。

姜涛：我和西渡不同，我更喜欢在读诗时带入诗人的声音，因此熟悉诗人的声音对我的阅读不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反而让我更容易进入一首诗。我觉得诗人本人生理上的声音很微妙且富有层次感，当阅读一位陌生诗人的诗时，我只会注意其诗歌的语言，但假如在熟悉了一位诗人的声音后，用想象中的诗人本人的声音来读他的诗，就可能读出其中的层次感。

弗拉基米尔：但我认为，有时一位诗人可能朗读能力并不强，但我们不能从他的朗读能力的好坏来判断其诗的质量。而且，若是读到一位拥有不十分高明的朗诵技巧的诗人的诗，这难道不会给你的阅读带来

障碍吗?

姜涛: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位诗人的特色。因为在他的声音中可以发现他诗歌中的情绪和内涵。

弗拉基米尔: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并非一定如此。

姜涛:我还想了解一下之前提到的朗诵诗歌的电台栏目在何时播出以及它的受众群是些什么人?

马寇:晚上9点到9点半,由专业演员朗诵,但会将表演性的成分减到最低,节目主持是一位诗人。虽然广播业确实在逐渐消亡,但这档节目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听众群,他们中有教师、学生、年轻诗人和一些诗歌爱好者。

姜涛: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收听过一档晚间的有关诗歌的电台节目,并从中第一次知道了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可以说,它给了我最初有关诗歌的启蒙教育。

胡续冬:十多年前,广东汕头的一个电台也曾邀请我通过电话直播的方式向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对我来说,当诗人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中时,确实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王东东:诗人在写作过程中试图用一种能被听见或看见的声音去寻找一种看不见的声音,诗歌写作中始终存在这种将看不见的翻译成纸面文本中能够看见的过程。从刚才三位欧洲诗人的发言中,我能感到他们更加重视物理层面的声音,或者说语言学意义上的声音,他们试图将神秘的声音转化为一种泛化、媒体化的声音,这也涉及诗歌翻译中的一些难题。

敬文东:在中国古典诗中,诗和歌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同意欧阳江河关于古典诗具有音乐性这样一种看法。今天的现代诗是一种视觉艺术,需要读者用眼睛阅读后再将之转化为内在声音,因此诗歌的声音已经不仅仅是作者的声音,还包含读者的声音,需要读者去破译声音。我觉得不存在绝对的声音,比如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读一首诗,感觉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来说,朗诵的声音或者读出来的声音并不重要。

李笠:我想接着之前弗拉基米尔谈到的有关现代诗歌和音乐的话题来谈。我目前正在修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他的一些古体诗音乐性很强,而且他本身又是一位钢琴家,因此其诗中的语言和音乐关系十分紧密。刚才我阅读了会议材料上三位诗人的诗作,我觉得你们作为年青

一代的诗人是将个人呼吸的节奏当作音乐传递出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诗歌和音乐的关系有何看法？

弗拉基米尔：诗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具有音乐性的和不具有音乐性的。古典诗歌确实音乐性都很强。诗歌的音乐性是否可以翻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另外，诗歌和散文的区别在于诗歌只有一种声音，而散文可以有多种声音，但在现实中诗歌也可以有多重声音。

马寇：我个人是从音乐进入诗歌的，但在我的祖国也有一些诗人并不注重诗歌中的音乐性，甚至在我的诗歌中，也并不全都表现出一种传统的音乐性，经常会出现变奏。

伊万：我的诗歌比较注重叙事性和使用意象，因此音乐性不强。

树才：我在阅读了伊万的诗后，觉得他的诗作表现的是一种“声音中的声音”，将叙述和抒情结合到了一起。

张光昕：听了前面的发言，大家提到了各种声音，它们在诗歌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位置，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嘴发出语言的声音形式。造物主用声音来表情达意，纯粹是一个偶然，否则肢体语言和表情等也可能成为一种交流的方式。我们应该更注重声音的有效性，而不是它的有用性。马寇的《光，即将出现的事物》这首诗让我眼前一亮，他在这首短诗中使用了大量有关食物的意象，而食物则是能够带给我们最强烈的物质实在感的东西。上帝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光是由声音带来的，马寇在这首诗的结尾写道：“让声音和光线进入 / 看，那可疑的白色的光。”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带着一种犹疑、不确定的语调踏上追寻之途的。这首诗可以和里尔克的《古阿波罗残像》参照阅读，那首诗描述了艺术品内部的光，而马寇的这首诗是在呼唤光照进我们生活的锡铁罐头盒中。因此，我个人觉得诗歌的有效性要靠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声音来传达，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发出真理性的声音，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不断接近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莫非：中国古人有一个关于音乐的说法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弹拨的乐器不如吹奏的乐器，吹奏的乐器不如人发出的声音。我觉得诗歌的声音首先来自于文本发出的沉默的声音，也许有的诗并没有被朗诵过，但它也不一定就不是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是写在纸上的地道的文字，当这种文字遇到了伟大的读者，就会在阅读中被翻译出来，至于朗读、传播等形式当然也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我认为文字仍然

是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桃洲总结：有关“诗歌的声音”的话题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我印象中以前也曾参加过类似讨论。今天下午由于时间紧，大家的讨论比较集中，但也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并且有不少碰撞和对话，气氛很不错。从中国新诗史来看，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就经常通过朗诵来辨别音韵，可以说这是他们创设新格律的一种途径，其中朱湘就格外爱朗诵；到了30年代，朱光潜在北京组织过“读诗会”，朗读的范围非常广泛，据说当时老舍朗诵自己的小说和散文十分有名。朗诵在我看来是寻求诗歌发出声音的一种途径，他们试图通过声音传达出诗歌的另外的含义。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我想到了自己曾看过的一部名为《雨》的日本纪录片，摄制组人员去日本各地采集雨的声音，看过这部纪录片后，我有一个思考，即声音都不是纯粹的，比如雨声虽然属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但有了人的介入，就会被赋予某种意义。声音是和意义紧密相连的，没有不掺杂任何意义的声音。因此，诗歌的声音应该和诗歌的意义联系起来讨论。今天下午由于时间的关系，有些话题还未充分展开，但我想，今天晚上即将举行的朗诵会，可能会让我们对各自诗歌的意义产生新的认识，并取得新的诗学收获。谢谢大家。

孙晓娅致谢：最后，我代表今天与会的诗人和学者感谢明迪的全程翻译，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谢谢大家。

(徐玥 整理)

2010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

◇黄 琪 庞 冬 李俏云 闫 文

一月

1. 《“1990年代诗歌”命题探析》，王昌忠，《名作欣赏》，2010年第3期，第60—64页。
2. 《1990年代先锋诗歌研究：缘由与方法》，罗振亚，《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第39—41页。
3. 《阿垅诗论的文学史价值》，李怡，《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54—56页。
4. 《“边缘叙事”：1990年代诗歌的叙事策略》，邓文华，《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66—70页。
5. 《不再考虑表述形式甚至文本意义》，耿占春，《特区文学》，2010年第1期，第157—158页。
6. 《裁纸刀的暂时的胜利》，桑克，《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111—115页。
7. 《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诗歌》，张洁宇，《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8—23页。
8. 《草根诗人郑小琼与中国新诗传统》，谢应光，《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第127—129页。
9. 《草根诗写的“纹理”与“年轮”——兼与李少君先生商榷》，陈仲义，《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第70—76页。
10. 《超文本诗歌创作的现状与展望》，吕周聚，《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第41—43页。
11. 《传记中的诗歌批评误区》，王永，《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0—72页。
12. 《从爆破到建构：现代诗学话语机制的转换——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述评》，向天渊、杨晓瑞，《文艺研究》，2010年第1

期,第159—160页。

13.《当下诗歌写作的出发点》,莱笙,《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第2版。

14.《当下诗歌写作与评论的几个问题》,罗铨,《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43—53页。

15.《第三代的造星运动确实有它值得反思的一面》,安琪,《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80—82页。

16.《都不是什么好鸟》,朵渔,《特区文学》,2010年第1期,第145—146页。

17.《对“中生代”命名的冷思考》,王珂,《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54—58页。

18.《对诗歌批评的反思:社会学思想与审美的关系》,世宾,《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87—97页。

19.《多样现代性与诗歌草根性》,张永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第82—85页。

20.《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先锋诗学流变论》,许霆,《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第161—170页。

21.《粉红色的黄诗》,任芙康,《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1期,第100—103页。

22.《感人至深的爱国诗篇——评傅天琳的〈一个人和她的祖国〉》,邹建军,《文学教育》(上),2010年第1期,第19页。

23.《哥特兰岛上的追寻》,王家新,《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134—138页。

24.《革命与诗的失落——鲁迅、斯诺与中国新诗》,陈智德,《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第20—26页。

25.《公开的知识与隐藏的缺憾:1990年代诗歌再认》,霍俊明,《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第48—52页。

26.《古典与现代之辨: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张桃洲,《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67—173页。

27.《关于近三十年中国新诗“伪命题”之我见》,李怡,《星星》(诗歌理论刊),2010年第1期,第20—23页。

28.《关于食指的三个时间坐标》,子川,《山花》,2010年第1期,